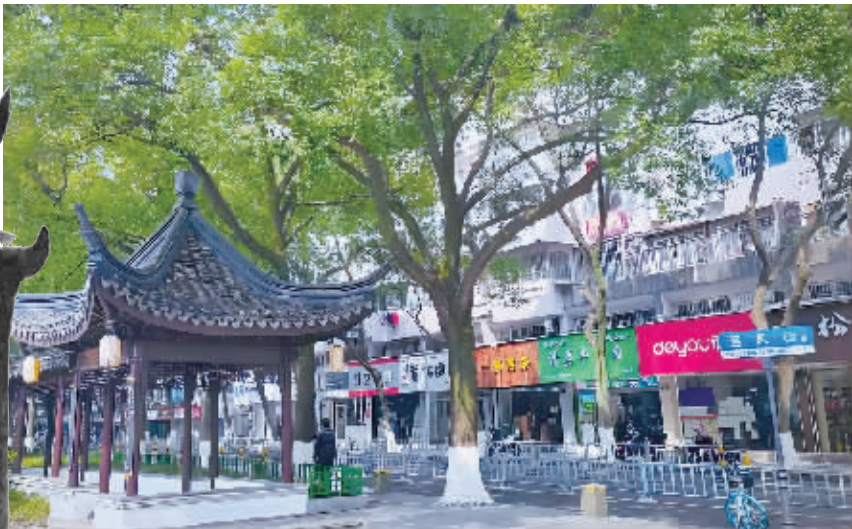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资料图片

●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之一

去有“风”的地方——迎风街

□李佳明

编者按：四明文脉深似海，一砖一瓦藏玄机。从三江口的千年潮涌，到四明山的云深雾绕；从海丝文化的历史嬗变，到十里红妆的繁华记忆……

宁波的历史与文化，厚重如书卷，亦灵动如烟火。总有那么些散落民间的故事、沉睡在方言里的智慧，静待拂去尘埃，绽放异彩。

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，和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一起携手解码宁波文化基因，聊一聊那些阿拉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。

宁波海曙区鼓楼南面，月湖北侧，有条老街最能“藏”，不喧哗、不造作、不显山露水，却“藏”着90%宁波人都不知道的一段“迎风传奇”。

这条名为迎风的老街，真的迎来过“凤凰”吗？故事还要从一纸诏书说起。

据《宁波府简要志》和《鄞县志》记载，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，皇后病重，太医无策，皇帝向全国发出诏告求名医。明州（今宁波）的名医臧中立揭下皇榜，千里迢迢赶到京城为皇后诊治。他为皇后治病时，诊断出皇后是脾脉极虚、呕泄之故。臧中立诊毕开出药方，皇后服药后安稳入睡，调养十多天后康复。皇帝龙颜大悦，要留臧中立在太医院为皇家服务，被婉言谢绝。

对此，徽宗非但没怪罪，反被其风骨打动，特下恩旨：赐你房屋，“允”你回家。重点来了，徽宗御笔的“允”字最后一画，像极了神话中凤凰华丽的尾羽，满朝惊叹，此诏书从此被尊为独一无二的“凤诏”。迎来“凤诏”，在当时，是极大的荣誉，因此奉诏所建的牌坊被称为“迎风坊”。

曾几何时，迎风街不是一条路，而是一条河，位于月湖正北面，东接大梁街，跨过今天的镇明路，西抵偃月街。民国十九年，填河扩路时拆除了迎风坊与迎风桥，“迎风”二字却保留了下来，新扩的路便被命名为“迎风街”。

“迎风街”虽没迎来过真的凤凰，却也演绎了不少传奇，还出过不少人中龙凤。如今街上留有宋都酒务遗址。这宋都酒务始建于

北宋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，务内有藏春园、庆丰楼等建筑，是迎风街上的一处重要古迹。南宋初年，将酒务改为通判南厅，元代改置录事司，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鄞县县衙搬到了这里，明代中期，又改为税课司。

位于迎风街中段的大夫第，为明万历年间建筑，又称大范家，是海曙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迎风街133号的清代官宅银台第，它建于清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主人童槐曾任江西、山东按察使，后改任通政司副使，按察使别称臬台，通政司别称银台，故童宅有“臬台第”“银台第”之称，童槐之子童华是光绪皇帝的老师，童宅又被视为“帝师故居”。

除了遗址、遗迹，淳熙四先生、王应麟、万斯同、全祖望、黄宗羲等，这些响当当的人物，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，一条街巷成为了历史与现代的奇妙联结和永恒记忆。

走在深藏不露的“迎风街”，时常会让你有种时间和空间的交错感。水则碑记录着历史的潮涨潮落，三十多年的早餐店热气依旧氤氲，电竞少年与咖啡店白领擦肩而过。“迎风街”不长，迎来送往的却是历史的回响，它就像老宁波的生活剧场，“藏”在缱绻的时光中，老宅新居肩并肩，传统现代一锅烩，不经意间就炖出了迎风街的独特味道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观看视频

伏天里的事

□张晓红

马上就要进入最热的三伏天。伏天，据《史记》记载：伏者，隐伏避暑也。

东方刚露白，晨曦初现。转而，朝霞渐现渐浓：桃红色的，玫瑰红的，绯红色的……又是个晴热高温天。这多好！夏天就得有夏天的模样，有夏天的威风。

我们小时候，三伏天时，房东婆婆常要说：伏天一到，她家柜子上的锡瓶饭盂，都变矮了，天气热得锡瓶也都要熔化塌陷了。

我说，家里还有几只祖传锡瓶，丢在阁楼里，去看看有没有变矮？丈夫不屑一顾：肯定不会，哪有事！倒也是，眼下，在屋里，四季并不分明，空调一开，清凉冰爽。

回想小时候的三伏天，是真热！这也给我们留下许多有趣难忘的回忆。一入伏，我那两个弟弟就赤脚，每个人都从大缸里舀起一瓢梅水（梅雨季收蓄的雨水），咕噜咕噜，当凉白开，喝下去。真好喝！

最开心的是晚上，在院子里吃过晚饭，躺在竹榻、竹躺椅上乘风凉。萤火虫轻轻巧巧地飞着，月亮光亮亮地照着。照着田野、河流、竹林、大树、屋宇，都有了淡淡的朦朦胧胧的光。我们仰躺着，看满天的繁星，看丝丝缕缕的白云，一会儿像鸡，一会儿像羊……还有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，还有牵牛星、织女星。这些，就是夏夜最天然的诗行吧。

就在这闪闪烁烁的诗行中，我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丈夫说：他小时候，进入夏天，可没像我们这样幸福，常常是天黑了，他和自家的哥，还有几个邻家的哥和叔等一起，趁着晚上没人看管山林，还要去斫一担柴回来。到家后，放下柴担，先灌一肚子大水里凉幽幽的贮存着的梅水，再吃一大碗咸鱼干当下饭菜的冷饭。那味道，也叫一个爽。

那一年，刚入伏天，河水都干了，吃水成了大问题。

距我们镇上十几里外的新路水库的山脚下，有一眼菜锅般大的泉眼，终年泉水不枯竭，水质清冽微甘，大旱天里也有一泓清冽的水，在阳光下闪着光。这个不大的泉眼，吸引了四乡八村的人，都去担水喝。大旱天，这可是能续命的水呀。我家由两个年幼的小弟用小水桶去抬水，人晒得黑不溜秋，多辛苦，可他们却和小伙伴嘻嘻哈哈的，多开心。

那时候，丈夫和他哥一起，做起了送水生意。一手拉车可装六水桶的水，分送给单位食堂和没有人力去取水的人家，一水桶水两毛钱。不说路上辛苦，当年只有用瓢舀，光是舀满这六水桶水，就得花费不少时间。

他们哥俩就凌晨和傍晚各去拉一趟，一车五百多斤重，一个拉一个推。走在砂石路上，走得脚底板磨起了泡。到了泉眼边，当然自己先放开肚皮灌个饱。但回来的一路上，就要一次次“放水”了。回到家里，他娘还不舍得那肚子里的“水”就这么放掉呢，说也不忍着点，家里的瓜儿豆儿都快干死了。

老公说着笑着。他又说，其实伏天里，心能静下来，热就没那么可怕。

唐诗说：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我在大书房朝东南方的窗户下面，新安放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大写字台和一把靠椅。靠椅后，左右各安放了一只小风扇，无声息地把凉风送过来。

书房的窗口，可远眺远方的山野。三伏天，人尽量少走到太阳底下去，但目光仍可多望向大自然。天地那么辽阔，那么壮美，满目青绿足以平息盛夏的燥热。我常常在书房如水般流淌的乐声中，想起过往，想起爱着的人……

眼下，已无需为了两斗米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浹背地卖命。丈夫说得对，心静下来，酷暑就没那么可怕。阅一卷书，读一阙词，盛夏再长，长不过纸上过往。



生成图